

旧译珍藏

郁达夫

浮浪者

〔爱尔兰〕奥弗莱厄蒂等著 郁达夫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旧译珍藏

郁达夫

浮浪者

〔爱尔兰〕奥弗莱厄蒂等著 郁达夫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浪者 / [爱尔兰] 奥弗莱厄蒂等著; 郁达夫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6

(旧译珍藏)

ISBN 978-7-5329-4495-8

I. ①浮… II. ①奥… ②郁… III. ①散文集—世界—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现代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281 号

浮浪者

(爱尔兰) 奥弗莱厄蒂等著 郁达夫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 2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495-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民国时期，西风东渐。一批文学大家在原创写作的同时，亦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且卓有成就，进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堪称民国时期颇耐寻味的独特现象。

本丛书所选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戴望舒等名家，在文学史上自成一派，又多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因此他们的译作文采斐然，雅信并重，后世很难望其项背。

这是民国魅力中另一种底蕴独特的风流。旧译新刊，不仅再现文学大家的译著风采，在翻译界普遍粗制滥造的当下，更有匡扶和正源的意义。

目 录

小 说..... 1

马尔戴和她的钟..... 3

一女侍..... 10

春天的播种..... 20

幸福的摆..... 28

废墟的一夜..... 64

浮浪者..... 102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116

一个败残的废人..... 135

理发匠..... 151

散 文..... 157

《徒然草》选译..... 159

《杜莲格来》的序文..... 164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166

马尔戴和她的钟

〔德〕 施瓦特

小 说

学生时代的最后的几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姐妹，都不在了，只留下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儿在那里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兄，已经死了。她的姊妹，到她最小的和一位本地医生结婚的姊妹为止，都跟了她们的男人到远处去了。因此只有马尔戴一个人留在她父母的家里。她从小就她地想着一长列的未来的日子，看到了这些日子都是圆滑无疵纯洁得同一串念佛珠上的珠子。她好好地餐食，也不以为苦。因为她父亲因自己的信仰和清贫家计的顾虑而对于他儿女所施的严格节俭的教育的结果，她对于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马尔戴的少时，虽则只受了平常的学校教育，然而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活中的沉思默想，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结果，到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养的程度，在这一种平民的妇人阶级里，也可以算是很高的了。当然她说话的时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确的，虽则她最爱读历史的著作。她也

马尔戴和她的钟

〔德〕施笃姆

学生时代的最后的几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姊妹，都不在了，只剩着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儿在那里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兄，已经死了。她的姊妹，到她的最小的和一位本地医生结婚的妹妹为止，都跟了她们的男人到远处去了。因此只有马尔戴一个人剩在她父母的家里。她以从前她的家族的房间出租，并依一点仅少的租金，在那里苦苦地度日。虽则非要在礼拜天的中午，不能有一次好好的餐食，但她也不以为苦。因为她父亲因自己的信仰和清贫家计的顾虑而对于他儿女所施的严格节俭的教育的结果，她对于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马尔戴的少时，虽则只受了平常的学校教育，然而因为她后来在孤独的生涯中的沉思默考，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结果，到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教养的程度，在这一种平民的妇人阶级里，也可以算是很高的了。当然她说话的时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确的，虽则她最爱读历史的和诗的作品，读也

读得很多，读的时候也很注意。但她对于所读的东西，大抵能有正确的批评，就是能够依己见而辨别好坏，这却不是尽人都能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刚出来的诗人美丽格著的小说《画家诺儿登》对她的印象很深，所以她老在读了再读。起初读它的全部，然后读读这一段或那一段，凡是她所喜欢的几节。作品里的人物，对她是现存活着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对她却并非是系于作品的结构的必要而出现的。有时候她会作长时间的空想，想那些作品里的许多可爱的人儿，要如何才能够使那一种遭遇的事情变换避免得掉。

无聊之感，在她的孤独里，并没有十分的威力，但是有时候一种对于她的生活的无目的的感觉，使她不得不向外地来求安慰。她要求有一个人，为了这一个人，她可以为他去操劳照顾。因为缺少亲信的人的结果，她的这一种可赞赏的冲动，就时时惠顾上她的寄寓者的身上来，我也系曾经受过她的这一种亲切和细心的照拂的。——她很喜欢花，在花之中，她尤其喜欢白的，在白花之中，她又最喜欢很单纯的，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安分的对一切都绝了奢望的心的表白。每年春初，她姊妹的儿女们，将园里初开的雪钟花和小春花折来送她的时候，是她一年中最欢乐的第一次庆祝日子。这时候她总把架柜里的小瓷花瓶拿出来，殷勤护惜地将花插上，可以使她那小小的住房，在几礼拜中，有很好的装饰品。

因为自她的父母死后，马尔戴的周围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并且因为长长的冬夜，她老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里过着，所以她所特有的那种活跃造形的空想给与了她周围的器具什物以一种生命和意识。她把自己的灵魂的一部分给与了她的室内的旧的器具什物，这些器具什物也就得到了和她的交谈的能力。当然这谈

话的性质，是沉默的谈话，然而因此她反而更能感到一种深沉的意义而不会有些须误解。她的纺织车，她的古铜色的安乐椅，都是奇怪得很的东西，它们都有一种最特别的幻想气质。其中最奇特的是她的一个旧式的摆钟。这摆钟系她已故的父亲，于五十余年前，在亚姆斯泰塘庙市上买的旧货。这钟的样子，当然也很奇怪，面上有两个铅刻着色的人鱼，从两边将她们的披长发的人面靠拢，支住着钟面上有数字的那块黄色的针牌。她们的从前大约是镀过金的有鳞片的鱼身，从底下包围着这针牌。钟的指针，仿佛是蝎虎的尾摆的那一种形状。大约是这样钟的齿轮因为年久松滑了的缘故，弄得振子的摇动声音很强很不规则，并且有时候振子的下摆老要下垂出一二英寸的光景。

这一个钟，是马尔戴的最能谈话的伴侣。她的沉思默考的中间，是没有一处不混入这钟的形迹的。当她想沉入于她的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时候，这钟的振子老是滴答滴答地一阵紧似一阵地催她，不使她安闲，终于在她的沉思之中，它会报起时刻来。最后她却不得不把头抬起来注意周围，太阳是很和暖地晒在窗上，窗板上的石竹花，也在发放清香，窗外的空中，有燕子在飞鸣交舞。于是她仍旧可以变得非常地喜乐，因为她周围的世界，实在是可爱得很。

这一个钟，实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它已经是老了，与新时代有点不能相合了，所以应该打十二点的时候，它老是只打六点，此后，仿佛是要补足这些不足的敲音的样子，它会不息地敲打起来，直到马尔戴将它的白镏从铁链上拿去时为止。最奇怪的，是它到了时间，有时候会不能敲打的。齿轮里只是治治地响着，但是敲锤总不肯举起来，尤其是在半夜里的时候为多。像这样的时候马尔戴每次总醒过来，不问它是严寒的冬

夜或漆黑的深宵，她总走出床来，非要把这旧钟的危难解除之后，不去睡觉。然后她走回床上去，想来想去地想。“为什么这钟儿要把她叫醒？”又问问自己，她在日间的工作里，究竟有没有什么事情忘了？她究竟是不是好好地将它做了的？

又是圣诞节的时候了。耶稣降诞的前晚，因为天下了大雪，阻住了我的归程，我所以就在一家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家里，过这个年节。圣诞树上的灯火点旺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冲进那间久不开放的圣诞节室里去了。我们随后也吃了鲤鱼，饮了屠苏，凡是照例的庆祝的事情，都照样地行了。第二天早晨，我为想向马尔戴道照例的年禧就回去走到她的住房里去。她两手支住了头，坐在桌子边上，她似乎已经是这样地停工闲坐了很久的样子。

“昨晚上您怎么地过了您的圣诞节？”我问她。

她将视线投往地下，轻轻地回答我说：“唉，在家里过的。”

“在家里？没有上您姊妹的小孩们那儿去么？”

“啊，”她回答说，“自从十年前我母亲在圣诞节的晚上在此地这一张床上过去以后，我从来还没有于这一晚出外去过，我的姊妹们，昨天也来邀我过的，将晚的时候，我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这个古旧的钟，却又真很奇怪的，它又似乎在很正确地对我说：‘请不必去，请不必去，你去干吗？你的圣诞庆祝，并不在那里！’”

所以她就留在家的那间小房里过了她的圣诞佳节。在这间她儿时曾经游耍，及她长大之后曾送她父母的终的小房里，并且在这间那个旧钟和曩时一样地在滴答鸣响着的小房里。但是现在，到了这钟的意见实行了，马尔戴拿出来穿的好衣裳仍

复收到箱笼里去了以后，它的滴答的声音，却低下去了，渐渐儿地低下去了，最后几乎到了听不出来的地步。——马尔戴应该这样不受惊扰地、平平静静地回想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圣诞节前晚的事情。她的父亲又依然坐上了那张古铜色的安乐椅，他戴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帽子，穿的是一件黑色新上衣，他的严肃的眼睛，今天也在放和爱的目光。因为这是圣诞节，啊啊，这是，许多年以前的圣诞节的前晚呀！当然在桌子上没有圣诞树在发放光明——因为这只是豪富的人家的特权——但是在桌上也燃着了两枝高大的蜡烛，因此小室内照得通明，孩子们从黑暗的前室里得了应许踏进来的时候，不得不把小手拿上眼边，去遮蔽这强烈的烛光。于是他们走近桌边，守着他们家庭的规矩。不准着急，不准声张，好好地看他们各人所得的、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昂贵的玩具，当然也不是很低廉的物事，却完全是些实用的、必要的货品。或者是一袭衣裳，或者是一双靴子，或者是些黑板、赞美诗之类。当然，这些小孩得了他们的黑板和新的赞美诗之类，也一样地喜欢，一样地快乐，他们就一个一个地，向坐在安乐椅上很满足地微笑着的爸爸吻手作谢。和颜的母亲，头上包着紧窄的包头，或者把他们的新的前褂子穿上，或者在新的黑板上写些字母和数目给他们去摹写。但是在这一个当儿，她也没有怎样悠长的闲暇和他们伴乐，她还要上厨下去看新做的苹果糕儿，因为这苹果糕是在圣诞节晚上小孩子们的重要的赠品，她却不得不亲自去烧的。父亲打开了新的赞美诗本，用了他的清晰的歌声唱起“欢欣喜忭，赞美我们的上帝”的歌来，调子谙熟的小孩子们，就也和唱上去：“救世主是来了……”这样地他们围在父亲的椅子边上，直到那一首诗唱毕的时候为止。在

寂静的歌声稍稍停止的中间，他们听得见母亲在厨下的行动，和苹果糕在锅上烤炸的声音。

滴答滴答的钟声又起了，滴答滴答，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哀似一阵。马尔戴抬起头来一看，周围已经是黑了，窗外的雪上只静躺着了幽寂的月光。除了滴答的钟声之外，屋内静寂得可怜。哪里还有什么小孩子们的歌唱？哪里还有什么厨下烤苹果糕的声音？是的，她只是一个人剩在家里，他们，他们都是都已经去了。——但是这一个旧钟又想怎么了？——唉，是的，它敲十一点了，——又是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蓦然浮现到了马尔戴的回忆中来，一个另外的圣诞节的晚上，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的晚上。父亲和兄弟等都已死去了，姊妹们也已经结婚了，只有和马尔戴两个人剩在家里的母亲，早就代了父亲，坐在那张安乐椅上了。家庭琐事，但由马尔戴一个人在那里照料，因为自父亲死后，母亲就为疾病所侵，她的脸色，日见得苍白，和爱的目光，也渐渐地蒙眬起来了，到了最后，就不得不睡倒在床上。母亲病在床上，已经有三个星期，现在又是圣诞节的前晚了。马尔戴坐在母亲的床边，在听这昏睡者的微微的呼吸。室内寂静得同坟墓里一样，只有那个旧钟仍在滴答地响着。钟报了十一下，母亲张开了眼睛，说要水喝。“马尔戴！”她叫着说，“若到了春天，我回复了气力，让我们去看你的汉纳姊妹吧，我刚在梦里看见了她的孩子们。——马尔戴，你在这里也真太受苦了。”——母亲完全把汉纳姊妹的儿女们在去秋死去的事情忘了，可是马尔戴也不愿使她想起，只默默地朝她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她那双干枯的老手。旧钟又敲十一点了。——现在这钟也敲十一点了，——但是轻轻的，轻轻的，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

马尔戴听见了一声很长的呼吸，她想，母亲大约是要睡了
吧？所以她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点儿声响也不敢作，只紧
紧地握着她母亲的手。最后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昏睡状态。像
这样地经过了约莫一个钟头，那个钟打十二点了。——灯烛的
光已烧尽，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母亲的枕头上只躺着一张青
灰的脸，马尔戴手里捏着的，却是一只冰冷的手。她捏了这一
只冷手，在母亲的死骸边上，陪坐到了天明。

她现在和她的回忆在一道，依旧地坐在这间房里，那个旧
钟依旧在忽轻忽重地响着。这一个钟和马尔戴是在一道地经过
了许多甘苦，它是什么也知道的，它处处都可以唤起马尔戴的
回忆来，她的小小的欢娱，和她的重重的忧患……

在马尔戴的孤寂的家里，现在是不是和从前一样地使住
客满意？我却无从说起，因为自从我在那里住后，到现在已
经有许多年数了。并且那个小市镇，和我的故乡，相去也很
远。——凡是爱惜生命的人不敢直说的话，她老是很响亮很直
率地在说：

“我从来没有生过病，我大约可以活到很大的年纪的。”

若是她这一个信念是不假的时候，那么这几页的记事，定
会传到她的房里去，她读了或者也会想起我来。那个旧钟或者
可以助她的回忆，因为它是什么都知道的。

一女侍

〔爱尔兰〕乔治·摩尔

觉得自家是再也不会回司各脱兰来了，司替文生在他的小说*Catriona*的序文上说：“同梦境似的我看见我父亲的幼时，我父亲的父亲（祖父）的幼时，我也看见在那极北一角的生命的源流一直下来，还带着些歌泣的声音，最后轮流到我就同山洪暴发似的将我奔流远送到这极边的岛国里来了。运命的播弄使我不得不赞美，不得不俯首。”

这一句话，岂不是像在一种热情奔放的时候写的，仿佛是一边在写，一边他还在那里追逐幻影的样子，你说是也不是？并且这一句话还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扑火的灯蛾身上去。总之不管它的真意如何，这一句话，实在包含着几句很美的句子，虽则我们不能照原形地将它记着，但总是可以使人念念不忘的；我们即使忘记了“歌泣”两字和“奔流远送”等字眼，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却马上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字眼来代替的。司替文生所表现的情感，只在“运命的播弄”“极边的岛国”等字上迸发出来。世人谁不觉得命运是播弄人的？又谁不赞美那运命

迁他出去的极边的岛国？教皇命令出来，要活剥皮的琪亚可莫圣洗，大约也一定在赞美运命播弄他的那极边的岛国，就是行刑者用以将他的肚皮同前褂似的卷起来的那块绑缚的板。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架上打鼓，它很有意思地望着我，我晓得这野兔也一定虽则和人不同地在赞美它的运命，将它从树林里迁徙出来，迁它到提架的上面，这提架就是它的极边的岛国。但是这两宗运命的播弄，并不算希奇，并没有我遇见的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子的运命那么希奇。她系在拉丁区的一家极边的咖啡馆里侍候学生们的饮食的。她当然也在赞美运命，将她抛将出来，命定她在烟酒中送她的残生，侍候许多学生，他们爱听什么话，她就也不得不依顺他们。

在听完戏后，想寻些短时间的娱乐，艾儿佛、达伐利小姐和我三人，（有一天晚上）终于闯进了这一家咖啡馆。我本来想，这一个地方，对于达伐利小姐有点不大适宜，但是艾儿佛说，我们可以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去坐的，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由一位瘦弱的女侍者所招呼的地方。这一位女招待的厌倦的容颜，幽雅的风度和瘦弱的体格，竟唤起了我的无限的同情。她的双颊瘦削，眼色灰蓝，望去略带些忧郁，像Rossetti的画里的神情。波动的紫发，斜覆在额旁耳上也是洛赛蒂式地很低地环结在脖子的后面。我注意到了这两位妇人的互相凝视，一个康健多财，一个贫贱多病。我更猜度到了这两妇人在脑里所惹起的深思。我想两人一定各在奇异，何以一样的人生，两人间会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在此地我不得不先说一说谁是达伐利小姐，和我何以会和她认识。我有一次到罗雪泥曾在吃饭过的泰埠街角的咖啡馆托儿托尼去。托儿托尼从前是很有名的，因为据说音乐家的罗雪泥得到两万块钱一年的收入的时候，他曾